

水經溫水條云：『溫水出牂柯夜郎縣；東至鬱林廣鬱縣，爲鬱水，又東至領方縣東，與斤南水合，東北入於鬱』，（「鬱」當作「浪」，說當另詳），斤江水條（今本水經卷四十）云：『斤江水出交趾龍編縣，東北至鬱林領方縣，東注於鬱』，據此，知斤江水即斤南水，漢書地理志鬱林領方下云：『斤員水入鬱』，斤員水亦即斤江水，今南寧爲漢領方縣境，今之左江（亦名麗江）有一源出安南境，至南寧入右江，故知水經所謂斤南水，即左江（陳澧已有此說見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卷六）；鬱水即右江（下流爲鬱江），廣鬱縣爲今廣西樂業凌雲縣地。（註四）溫水至廣鬱縣已稱爲鬱水（今右江）；故水經云，斤江水入鬱。水經言鬱水經廣鬱及領方之水，及東北入浪之方向，均不誤。

惟出夜郎縣之溫水，乃今之南盤江；與右江不相通。漢書地理志牂柯郡鐸封下云：『溫水東至廣鬱入鬱』鬱林郡廣鬱下云：『鬱水首受夜郎豚水。東至四會入海。』清汪士鐸漢志疑云：『據此知廣鬱在兩盤江合處也。北盤豚水；南盤溫水；合爲鬱水』，此說甚是。今以水經條文核之，知水經作者以爲南盤江下游即泗河；於百色縣流注右江。此與明徐宏祖以右江爲南盤江之下游者，其誤正同（徐氏說，見徐霞客遊記盤江考）。由此觀之，南北盤合流地，漢志不誤。水經已誤。徐宏祖跋涉險阻，亦未至南北盤合流之地，而又不信土人南盤江至者香『又有一水東北來合……即安南衛北盤江』之言，致陷於同種錯誤。

於此可附說一事，即漢志於南北盤之合流地雖不誤，惟其合流後之下游水道則已誤，是也。漢志既云豚水溫水合爲鬱水矣，而又云斤員水入鬱。斤員水爲左江。其所入爲右江。是以今之右江爲南盤（溫水）北盤（豚水）所合之鬱水也。且漢志武陵郡鐸成縣下云：『潭水……東至阿林入鬱』。阿林，在今桂平縣。潭水即柳江：是漢志不以紅水河（黔江），爲豚水所合之鬱水，因如此則不當云潭水至阿林入鬱；以在未至阿林之前，早已合紅水河矣，漢志以爲南北盤下游并入

右江，此又一證也。讀史方輿紀要（卷一百二十八）亦謂南北盤同爲一川，……入廣州泗城州界，謂之左江（即今所謂右江）；尙沿漢志之誤。

陳澧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卷六）以溫水爲今之西洋江；豚水爲今之泗河；而以今凌雲爲漢夜郎縣，今百色爲漢廣鬱縣；因謂水經不誤；誤起鄙注。今欲辨水經之誤不誤，須先考定漢夜郎縣爲今何地。

據汪氏之說，豚水爲北盤江，溫水爲南盤江，北盤，南盤，均發源今雲南霑益一帶。此地即漢夜郎縣。故水經云，溫水出夜郎縣。漢夜郎縣，前人或以爲今貴州桐梓縣，或以爲今貴陽，或以爲今水城郎岱，或以爲今廣西凌雲，樂業，或以爲今雲南霑益。漢志牂柯郡夜郎下云，『豚水東至廣鬱』。桐梓、貴陽均無流至廣鬱（凌雲樂業）之水道；此二說無須考慮。北盤江雖流經水城郎岱，但南盤江不發源於其地，故以夜郎爲水城郎岱，則與漢志夜郎已有豚水，水經溫水出夜郎之說不合。（註五）故夜郎爲水城郎岱之說，亦難成立。惟陳澧之說，與漢志水道可合；但夜郎非今凌雲（下言凌雲，均包樂業而言），以下數事可證：

一、後漢書西南夷傳云：『夜郎國東接交趾，西有滇國，北有邛都國』。漢書地理志牂柯郡夜郎下引應劭曰『故夜郎侯邑』。夜郎侯邑，即夜郎國「都」（非夜郎國全境），（註六）滇國在滇池（今呼昆明湖）附近；邛都在今四川西昌縣東。今廣西省最西南一隅，古屬交趾郡，故如夜郎在今霑益一帶，則與後漢書所言北邛都之言相合；東西兩界，雖不準確，然尙大致不差（滇國在其西南，交趾在其南及東南）。若夜郎在凌雲，則其北仍爲牂柯郡；北邛都一語，全無歸着；且交趾亦非在夜郎之東或東南而在其西南矣。

二、同傳又云：『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豪從沅水伐夜郎……既滅夜郎，因留王滇池』（今本華陽國志載此事，文與此小異；但漢書牂柯郡下顏注引華陽國志，與後漢書文合，惟「莊豪」作「莊驕」；

知後漢書亦係引華陽國志。其文較今本華陽國志當較近古。「頃襄王」，史記西南夷傳作「威王」。由此似可推知夜郎與滇國甚近，以需益為夜郎，則與接近滇池之說合。若夜郎在凌雲，則去滇池較遠。

三、漢志言「豚水東至廣鬱」。若凌雲為夜郎，泗河為豚水，百色為廣鬱，則當云南至廣鬱，不當云東至廣鬱，惟夜郎在需益，故云東至廣鬱。

四、史記西南夷列傳載賈人曰「夜郎者臨牂柯江」。出需益之北盤江，經牂柯郡之水道頗長，故謂之牂柯江。若泗河，則即姑認凌雲為夜郎，亦幾於一發源即入鬱林郡，不當有牂柯江之稱。如北盤江為牂柯江，則夜郎必不在凌雲。至賈人謂「江廣數百步，足以行船」者，乃就下游言之耳；不能因北盤江在需益附近，尚不能行船，而謂北盤江必非牂柯江（即豚水）也。（註七）

五、晉書地理志（卷十四）益州條云劉禪改益州為建寧郡。又分建寧，牂柯，置與古郡，宋書州郡志（卷三十八）寧州條「夜郎太守，晉懷帝永嘉五年，寧州刺史王遜分牂柯，朱提，建寧立，領縣四。……夜郎令，漢舊縣，屬牂柯。」朱提縣在今雲南昭通縣南部；朱提郡當為此一帶之地，建寧郡在今雲南東北部。牂柯郡在朱提郡之東，建寧郡，與古郡之東北。夜郎郡既係分牂柯，朱提，建寧三郡所立，則必在三郡交界之地。故夜郎縣當在昭通以南。今需益之方位與此相當。若在凌雲，則方位不合，且其西北為與古郡，牂柯郡，不能接朱提郡之界也。

由是觀之，夜郎縣在今需益一帶無疑，故水經所云出夜郎縣之溫水，必為南盤江。既以南盤江為溫水，又以今右江為溫水，故知其誤以右江為南盤江下流也。

水經浪水條（今本水經卷三十七）云：「浪水出武陵潭成縣北界沅水谷；南至鬱林潭中縣，與鄰水合；又東至蒼梧猛陵縣，為鬱溪；又東至高要，為大水，又東南至南海番禺縣西，分為二；其一南入於

海，其一又東過縣東，南入於海。其餘水又東至龍川為湟水；屈北入員水；員水又東南一千五百里，入南海」。浪水為今洛清江；鄰水為今過永福縣注入洛清江之水（永福水）；鬱溪即潯江。所謂至高要為大水者，即西江。西江入番禺分兩道入海。經文至此止，均與實際相合。其云「餘水東至龍川為湟水」者，指東江。屈北入員水之員水，鄺注云東歷揭陽縣入海。此當指韓江（漢揭陽縣為今廣東潮安及揭陽縣地）。然東江乃西流入海，韓江亦不與東江相通，依經文之意，則西江之水逆流入東江，又流入韓江，然後入海；實為大誤。其餘水以下數語，趙一清校本作注文，戴震校改為經文；以戴說為長（戴校理由見清官本），故吾人認為此誤屬於水經本文。

（乙）水經本文之疏漏 水經言及浪水入海之道，延江水，溫水，亦可由他水條文，尋其入海之道。如延江水入江，江入沔，沔入海；溫入浪，（今本「浪」誤作「鬱」）浪入海，惟存水條中，言周水入潭；然經文無潭水之條，亦未附見他水條文中，按理經文應有潭水出某處，過某處，入於浪之條，如此則周水入潭，潭入浪，浪入海，原委分明矣。觀鄺注詳言潭水源流；知鄺氏所見水經，亦無此條，非今本脫落。此則經文之疏漏也。

（丙）水經條文前後之歧異 延江水條言延江水注更始水，又入沅水，沅水入沅；沅水條（今本水經卷三十七）言沅水入江，而江水條又言延江水至枳縣直接入江（文見上）。延江水條，全不提及直接入江之道。前後條文，雖非自相矛盾，但顯為自相歧異。鄺注依這兩條文之間，謂延江水一支直接入江，一支經沅水入沅，此蓋不知延江水條文之誤，從而為之辭耳。此節前已言之。

戴震謂水經大抵為三國時人作（說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水經注條）。然若為一人所作，似不當有上文所舉之疏漏及前後歧異。水經撰作年代，當以胡渭之說為長。胡氏禹貢錙指例略云：「水經創自東漢，而魏晉人續成之。非一時一手作，故往往有漢後地名，而首尾或不相應；不盡由經注混淆也。」今據戴震所校，凡有晉以後人所作之

嫌疑者，盡歸注內。如此則水經殆為東漢至魏時人繼續編成。其未能成爲有系統之書者，非一人之疏謬也，至杜佑（通典州郡典四）云：『詳水經所作，殊爲詭誕，全無憑據』，則未免詆之過甚矣。因水經所記，環瑜固不相掩也。

以上論水經延江水，存水，溫水，浪水四條經文，雖未敢自信其皆當；然此四條經文之有疑問，似爲事實，故陳其梗概，以備精研是書者，更詳考之。

（註一）水經文均據清官本，即戴震所校四庫全書本。

（註二）本篇所云古郡縣爲今何地，古水道爲今何水，均據前人所考（吳卓信漢書地理志補注；錢坫新刊注地理志及徐松纂釋；汪士鐸漢志釋地略；陳澧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及吳承志補正）其有異說紛歧或與其他已考定之事實抵牾者則斟酌更定。本篇內自不能一一爲之羅列辨證。至與本論無直接關係之郡縣，則不盡言其今爲何地，以減繁瑣。

（註三）漢書地理志之豚水爲今北盤江；其北源爲可渡河，發源於雲南宣威縣北界；或即水經所謂出都郎縣之存水。「存」「豚」（亦作「遜」）同韻；盤紐亦至相近，或後人以其出都郎縣（「都」原作「存」；今本漢書或誤作「都」），因誤呼爲存水歟（漢志都郎下未言有水）。然此水亦不與周水通流。意者水經「存水出健爲都郎縣」之下，「東南至鬱林定周縣爲周水」之上有闕文，今本存水條原係兩條耶。漢

論紅樓夢及其他小說中之科學史料

嚴敦傑

小說雖多依託，然其所述典章制度，必由作者用當代事實言之，足資考信；反言之，吾輩言某書爲僞，某書非某人所作，亦莫不由典章制度而證明之也。蓋此種事實，最難臆造，據此實可有所發明，故雖爲小說，當不容以消閒作品等閒視之。欲求科學史料，何獨不然！

舊小說中亦類多記載；近人方濠先生撰紅樓夢考證之新史料一文刊東方雜誌三十九卷二期，從小說中汲取科學史料者，實以方氏爲第一人。按明清之間耶穌會教士來華傳教史，即可云片段之中國科學史，

志兩言豚水（辨柯郡夜郎下，鬱林郡廣鬱下）且言其源流之廣，入海之道，是豚水爲重要，而今本水經不及豚水，則存水即豚水非不可證，蓋錢坫（新刊注地理志卷十一）因周水（龍江）發源獨山之東，遂謂都郎在今貴州都勻府；不知都勻在漢屬牂牁郡；都郎屬健爲郡，必不在都勻也。

（註四）杜佑通典（州郡典十四懷澤郡）以爲貴州即漢廣鬱縣地。「貴州」即今廣西貴縣一帶，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梧州與業縣下）亦沿此說，實誤。水經作者，當知漢縣之東西方位。今溫水經文云溫水先經廣鬱，後又東至領方。領方爲廣鬱南一帶，是廣鬱必在其西，必不在貴縣。陳澧謂在百色，蓋近；惟汪士鐸謂在南北盤水流處，即今樂業縣（舊屬凌雲縣），最當。

（註五）漢志牂牁郡夜郎下不言溫水；鐔封下云：『溫水東至廣鬱』，此不指溫水發源於鐔封，不發源於夜郎。因漢志所注，不限於發源其地之水。水經注溫水條下引鐔封曰：『鬱水出廣信，東入海。』亦非謂鬱水發源廣信（今梧州），事同一例，惟水經云某水出某地，乃指發源耳。

（註六）漢志牂牁郡下云王莽名牂牁郡爲同亭，又名夜郎縣爲同亭，亦緣牂牁郡與夜郎國地域大體相合。故夜郎縣與牂牁郡改從同名。

（註七）洪亮吉以豚水爲今貴州之都江（徐松新刊注地理志集釋引），且謂北盤江自廣西泗城界以上，不通舟楫，（漢）武帝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必非此水，然兵下江，在泗城以下，亦可云下牂牁江。且豚水出夜郎縣，都江發源地去漢夜郎縣遠，洪說非。

彼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無不以曆算之學顯，而國人若徐光啓李之藻孫文化諸人亦無不通曆數之學。裴化行神甫（H. Bernard, S.J.）曰：『當時歐洲天文學與傳教師之蒞華，皆有相連關係，若無天文則并傳教之事亦無矣。後一七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劉松齡（Hallerstein）神甫稱云：藝術在朝廷固爲人所喜，然天文曆算尤有功用，而不可須臾離也。』（註）良哉此言，故明清間之傳教史，直不啻爲中國天算史之一葉也。

方氏原文引據西文史料，頗可珍貴，紅樓夢作者為曹雪芹，且紅樓夢背景即曹府事實，已成定讞，予未敢置一辭。惟方氏考證，據耶穌會士通訊集，以康熙二十八年西教士畢嘉洪若翰於織造局親帝，而江南通志所載二十八年織造則為桑格非曹璽，詞句間頗致惋惜之意。蓋方氏實先「假定」西教士曾涉足曹府（即紅樓夢之賈府），且曾與曹府中人接觸也。方氏所引張穆編閣潛丘先生年譜「康熙十七年，曹璽以工部侍郎典江寧織造，越三十餘年而子清繼之」之語，本可以推翻江南通志桑格任織造之說，或至少可疑其有誤，然方氏以張穆書為孤證，寧從江南通志而闕疑焉。然余近亦查到一則，足釋方氏之疑，足證康熙二十八年西教士進織造局親帝時入任織造者確為曹寅，儻亦讀者所樂聞歟！

周黎巷吳鈞集有「談清代織造世家曹氏」一文云：「故宮博物院於民國十七年刊行康熙硃批諭旨計內有曹寅奏摺百十八件，起康熙三十五年至五十一年；曹顥十七件，起康熙五十一年至五十三年；曹頌四十六件，起康熙五十四年至五十九年。又引康熙五十一年九月初四日「曹寅子連生奏曹寅故後情形」摺云：「奴才故父一生，叨沐聖主浩蕩洪恩，出管江寧織造二十餘年。」五十一上推二十餘年，是在江南通志所云三十一年之前，奏摺尤為第一手材料，除非曹顥憶錯，否則江南通志必誤，惜後方閱書困難，康熙硃批諭旨原書未能覆查，而曹氏奏摺中必可更發現與西洋人關係史料，遂亦無法利用。

紅樓夢十六回：「鳳姐言凡有外國人來，都是我們家養活。」曹家能與西洋人見面，可無問題，紅樓夢內所舉西洋物件，若不由外國人帶來，或為時俗所趨，與史實顯屬無關，曹家與西洋人見面是一事，西洋物又是一事，而能與西洋人獲見而致得西洋物，亦又一事也。方氏文中，殆謂曹家能與西洋人見面，則西洋物之來源多一線索；惜其文中時云「余另有專文考證」，「余別有考」，吾人固深願能及早獲讀其全文也。

予所以躊躇不休反復論之者，蓋（一）證明方氏文內疑點，為之一

快。（二）十七世紀外國人與士大夫之晉接，亦可多一材料。曹寅善收藏圖書，有棟亭書目傳世，而曹氏收藏書中或有西洋書，（當然不能以書目所載為定。）當時士大夫收藏西書，有事實可證：

瞿中溶古泉山館題跋「西洋算法書」一冊跋云：「紙如冊葉者共計二百廿七葉，以兩面倍之，當為四百五十四葉，然年久線有斷爛者，恐稍有遺失矣，其文橫行，與今之番錢無異，而中多割圓切線等圖，又有大圓渾儀圖一葉，及測規人圖一人二人八人者各一，知必是算書無疑。」

進而言之，若藉紅樓夢而求曹家線索，更能因此獲得算學史料，則為予所馨香以祝求者也。

予喜算史，次當取其他舊小說約略述之：

水滸傳有「神算子蔣敬」，算子二字顯為宋元俗稱，宋詞調有卜算子，其來源迄今尚未考得，卜字可作另一解法，而着重者，算子也，故當求此二字之歷史，水滸傳一則，亦可旁證，此子有專文論之。又如警世通言今古奇觀引算盤材料，可為明代民間流行算盤之證。

金瓶梅八十三卷「湯來保欺主肆風狂」云：

「於是他也不等月娘來分付，匹手奪過算盤來。」

明末馮夢龍黃山謎（歌謠）云：

「結識個私情像個算盤來，明白來往，弗撥來個外人猜，姐道郎呀我搭你上落指望直到九九八十一，囉知你除三歸五就丟開。」吾人以此可斷小說中蘊藏算史，亦頗可足道也。

鏡花緣為海州李汝珍作，同時同邑許桂林亦有文字竄入，其內容之考證，自有專家論之，未敢置喙，然鏡花緣內論算學，許桂林撰有算牘宣西通諸書，可為許氏撰文明證，若否，則李許至友，李能撰入算數，其由許處得來，必無疑也。

劉鐵雲老殘遊記，世所傳誦，劉氏撰有算書，（其詳參宇宙風關於老殘遊記諸論文。）故遊記內論正負數一段，頗顯其學識之裕如

也。

清末有青樓夢一書；討論紅樓夢後再述青樓夢，頗饒興趣，青樓夢第四十四回云：

「近又覓得天地人三元，以及海島算法諸書，所以終日研求句股弦開方，直豎杆以測高低，立八線以望遠近，故近著句股弦捷法一本，約商處有用籌算，有用筆算，較之一掌金，畫地乘，更爲簡便。」

天地人三元卽爲四元玉鑑之一門，海島卽算經十書中之海島算經，亦卽古之重差術，八線卽今之三角學，一掌金，畫地乘（鋪地錦），則出明程大位算法統宗，由此可見青樓夢作者，必熟諳算數，作者究爲

三代以下

無論是誰，雖然是悄悄地來到這世界，可不願寂寞地走進自己最後的歸宿；當衰老的腳蹤，快要步入墳墓之前，必得要竭盡智慧，使天下後世知道曾經在某一時期有過這樣一個人，做過了些怎麼的事，根據他的著作和發明，是應該歸納於那一類的『家』，可說是人同此心，心同此願。因此，人們爲了自己的急於要成名，急於把自己的名字，設法掛在陌生人的嘴邊，不惜運用任何種的技術，以期滿足這樣一個急切的要求，也自有他們的苦衷在，就是有離經叛道的地方，但其目的是爲了自己要成名，似乎還是可以原諒的；所以說，『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了。』

我們都是三代以下的人，好名，急於成名，是天經地義的。至於成名的技術，常由於人們成名的目的不一樣，而有種種的區別；如果，某種人成名的目的，在於發財，升官，驕妻子，騙女人；當然，這與成名的目的，祇在於成名的人，是絕對不同的。人人都好名，未

何人，雖不可考，然藉此已可知當時算學之流行也。

筆記小說：若聊齋之稱算盤，閱微草堂之言借根方等，一鱗半爪，亦可考證，而楮人樓堅弧集俞曲園隨筆所錄「移棋問題」，更爲珍貴，此二書雖但舉二色二子二十移，然其法實不誤。查移棋問題之算理研究，迄今尙未求得原理，歐西討論此問題，亦祇爲晚近之事，孰知我國於清初已有述之者！

以上但舉元明清小說，唐宋尙不及，若夫蒼萃羣書，逐則分析，當俟之異日焉。

（民國三十二年六月）

（註）裴化行神甫語見寶類之入華耶穌會士列傳，馮承鈞譯本湯若望傳註。

王陵平

必人人都能成名，原因雖然極多，而在方法的運用上，有難易之分是事實。經驗告訴我們：大約從事於滿足人們機能的快感的人，比較容易成名，從事於理智的創造或發見者，成名較難；從事於通俗文字，輿論報道的寫作者，比較容易成名，從事於實際工作的事業家，成名較難。

滿足機能快感的事業，最顯明的有如電影與戲劇，這是令人一接觸到舞台和畫面，領略到演員們的動作，表情，歌唱，對白，就能立刻使你的聽覺和視覺，得到充分的快感，人們由於快感的獲得，便會對演員們發生一種感謝的心；所以，一般人最樂於稱道演員們，而演員們的大名，人們不僅樂於掛在嘴邊，而且是永遠記在心頭的。劇院裏，往往是男性的觀眾，佔有較多的數量，這之中，又因爲有另一種神祕的誘惑力，對於女演員們每能逾格地寬容她們的缺點，無微不至地讚美她們的稍優之點的；因此，女演員便更容易成名了。反之，

如從事於理智工作的劇作者和導演，是常被一般的觀眾所忽略的。

有些通俗文字的寫作者，由於他們常常能把雜文小品，齊東野語，街頭巷尾的捉奸偷盜等等的敘述，投合了世俗的胃口，他們也就因此口碑載道了。至於那些極少數的科學家，在研究室中做苦工的實驗家，在工廠裏埋頭苦幹的技術師，尤其是在前線奮不顧身的士兵們，永遠是無名的英雄，誰也不會知道他們的大名的。

最容易成名的事業，同時，也最容易引起同行的忌妒和傾軋。例如，從事於滿足機能快感的工作者，不一定要多麼高深的修養，僅憑了一點天賦，就可以一鳴驚人；所以，這些人最不容易和衷共濟，爲了一件毛細的事故，爭吵得死去活來，是極平常的事。先成了名的人，最怕後來居上，實在說，要爬到他們的上面去，也真是太不費力了。

『名至則實歸』，也可以說必須先成了名，才能有利可圖，有飯可吃的意思；於是，一般人認定必須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設法去成名。學劍不成去學書，是爲着要成名，學書不成去學劍，也是爲着要成名。有的人因爲沒有明白走那一條路比較上容易成名，就不免要走了許多冤枉路；而『疾沒世名不稱焉』的憂慮，又比任何人來得急切，於是，在走了許多冤枉路之後，就會自作聰明地創造出許多終南捷徑來了。

像賭輪盤灘似的，先是沉默了相當的變化，最後，揀選了大家放棄的冷門，盡其所有作孤注一擲，卻巧碰着機會了，於是，立刻就成名了。這叫作『出奇制勝法』。

先研究一下現代人的心理，以那一種東西最容易卜得大眾的歡

迎，換句話說，就是那一種東西最合生意經，自己便從其中選出一種搬運來，立即如法泡製，變本加厲，於是，也就成名了，這可叫作『逢迎時代法』。

像以上兩條成名的捷徑，是人所共知的。此外，尚有藉由於友誼的捧場而成名的，由於盲目的附和而成名的，由於經過前輩的栽培提拔而露面，露面之後，不承認甚至醜詆栽培提拔的前輩而成名的，有適合一般的低級趣味而成名的，有欺騙外行的讀者與觀眾而成名的，有實際上是熱中利祿而表面上裝出淡泊的傲態，故意玩世不恭而成名的，有故意在成名者的身上，找出幾個弱點來揶揄一下，一經反唇相譏，便連帶地成了名的，還有些自以爲已經成了名的人，幫助人家去成名而從中取利的，如爲人作祭文，訃告，墓誌銘或抗戰八股之類。還有一個例外，就是自己不從正路去成名，專於鬧亂子，害人，害國，害民族，用遺臭萬世的方法去成惡名的，如此刻的漢奸賣國賊之類。

像這些都可以說是一般人成名的捷徑，應用這些捷徑而成名的名人，當然是很多的，我們觀到滿坑滿谷是名流學者，尋察這一點上，便可以深信不疑了。不過，這些名人，祇是選到一條最適宜於成名的捷徑而成名的，並沒有從成名的基本工夫上，化費了較長的歲月；所以，我們就祇知道他們是名人，至於他們因什麼而成名，我們是無從知道的，也許，連他們自己也是茫茫然不知名從何來的吧！

唉！管他呢！我們都是三代以下的人，但求大家不用這良的方法成惡名，祇要不妨害別人的成名，無論你採用怎樣的捷徑去成名，我還是竭誠擁護，祈禱大家如願以償的。